

相思
如
梦

南 翔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相思如梦

南翔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3号

相思如梦

Xiangsi Rumeng

南翔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3/4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30

责任编辑: 杨爱群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于晨滨

ISBN 7-5313-0669-7/I·626

定价: 4.95元

第一章

此事蹊跷。

因是亲身经历，若干年后，迟小林仍能把那个似乎永远无法澄清的无头案子记得详详实实。

别人或许早已淡忘，车上的偷盗抢劫常常发生，可那个案子却与本班组的列车员及乘警有关，既相关又得不到一个明晰的解答，于是只有猜测，于是就沉淀着一个注定无法索解的谜。

迟小林后来悟道：之所以会常常琢磨那个案子，不仅因为那时正值家庭生活的苦闷期，所以异常敏感、记忆深刻，也因为从那个案子的诱发人物胡天波身上感受到一种苍凉人生。

尽管胡天波身陷囹圄，却是有别的原因。想想，就觉得这个人聪明而倒霉。

那件事发生在炎炎夏季。

加挂了两节硬座车厢似乎于事无补，到处人头济济。有人说因为暑假，那些旅游的学生加重了列车的负担。

迟小林心里有数，这趟车从来就是本客运段30多趟车中最挤的，谁叫它的终点与起点是当今中国的热点城市之一——广州呢！

今日从广州返乘。

车没开时，服务台前就塞得铁箍一般结实，四处汗味弥漫。

见主任列车员过来了，一张张谦恭的、讨好的、谄媚的和哀求的脸环绕着他。

迟小林冷漠地站着不动。环绕的脸不安了，空出一条人缝来，让不可得罪的救星进去。迟小林端起父亲传给他的大茶缸，痛饮了几大口凉茶。父亲死后，越发令他时常想起父亲生前待他的许多细微之处，想想就会酸鼻。

卧铺登记本早已被精明而讨厌的旅客找出来了，徒劳无益地排到了20多号。

长短不一的名牌香烟争风吃醋地落到台子上，迟小林不屑一顾。

台子前挤着一个年龄未必很大的秃顶旅客，一脸的笑眯眯，却未朝桌上掷烟，对边上人道：

“别挤了别挤了，今天不会有希望了，服务员同志都被你们挤怕了。”大概是觉得一个“怕”字用得不很妥当，又道：“旅客乘车挨挤，服务员天天乘车天天挨挤。”

迟小林无动于衷。自从当了主任列车员，坐了列车服务台以后，耳轮子被恭维话磨出了茧。头两个月，听着类似的好话他挺舒服，而且被人簇拥着也容易品味到甜甜的自尊与自信。久之就不胜其烦。这些面孔各异素昧平生南来北去的

人们仅仅为了从你手里讨到一张卧铺票，才舍得抛撒廉价的恭维。

曾有位旅客未达到目的后，边走边悻悻道：“他娘的，这年头的卧铺票全让开后门的和票贩子包了！”

他猜想，每一个从台子前失望离去的旅客都有这种骂娘心理，区别只在于：有人骂出来了，有人把脏话咽在食管里。

秃顶后面有个姑娘叫道：“我其实上来的最早，我不晓得要登记，如果有一个空铺，就该是我的！”

这个姑娘有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嘴小鼻翘，一副的俏模俏样，只可惜眼睛稍嫌小了些。边说边挤到前面来。

秃顶边说“别挤”，身子却朝另一边挤去，腾出人缝来让姑娘挤挨在她的左边。说：

“你是第一，我可以作证。我是跟着你上来的，你也可以作证。我们头一二名都没登记。”

四周有了嘘声，有人反对：“谁都可以讲自己是最先上来的。”

“以登记为准。”

秃顶没争辩。两只眼睛落到了姑娘的胸脯上。

姑娘的淡黄色圆领尼龙衫薄如蝉翼，里头粉红色的胸罩半透明地映现出来。尽管南来北往，迟小林见过无数比这还露还透的装扮，他仍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穿得稍具诱惑，这一点，他与已然分居的妻子也属趣味不投。

文殊曾挖苦他：“天下的男人都希望除了自己老婆以外的所有女人都穿得少些露些透些，你也不是例外。”

他没法否认。希望归希望，主动权却是在你们自己手里的呀！少露透固然好看，可是男人，不少的男人都很难经受得住诱惑的呀！你们何苦去挑逗他们原本就蓬勃欲燃的黑暗角落。

于是妻子就用一本女人写的书上的话回敬他：“我们有诱惑的权力，你们有不受诱惑的权力！”

鹅蛋脸姑娘的胸乳很挺拔，每见及此，迟小林就控制不住内心去想，那里头是否衬了海绵？

她那件薄衫的一粒扣子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没扣，隆起的胸乳越发若明若暗了。胸脯前那一痕渐下渐深，在封闭处形成一个深深的肉窝。

迟小林抬起眼来，盯着眼光痴迷的秃顶。

秃顶觉察地抬起头来，略有一分赧颜。

姑娘后头站着一个高她一头的男人，这男人有一头不知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漂亮的卷发，一手拿烟，一手擎着一张伍拾圆的票子。

姑娘噙着嘴，满脸不高兴地回头看了他两次。那卷发无所用心似的，仍然姿态高雅地举起双手。

姑娘终于发作了：“你干什么？！”

卷发鄙夷地看着她：“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姑娘回转身来，却不安地扭动几下臀部，满脸现出憎恶。

卷发风凉发话：“怕挤就别站在里头嘛！如今哪里不是人挤人。”

“你不是挤！”

“不是挤是做什么着？”

“你自己晓得！”说出这句话时，姑娘的腮帮子倏然一红。

盯着她的脸，迟小林蓦然悟到：卷发在她背后对她轻薄。

文殊曾对他说，做姑娘的时候，一次下公共汽车回家，发现屁股上粘糊糊的一片，原以为是鼻涕或浆糊一类，结婚以后才蓦然悟道，那玩艺肯定是无聊男人的发泄物！因为她清楚地记得，当时背后有个男人紧紧地顶着她，因人挤却无法避让，又羞于启齿返身骂娘。这样难堪的处境，以后在外埠乘车又碰到过两次，但还不像头一次那个性变态者那样赤裸裸。

“我晓得什么！我晓得你要卧铺我也可以要卧铺！”卷发变得疾言厉色了。

“你，你下流！”鹅蛋脸姑娘毫不示弱。

“我下流，我下流又没操你家妹子！”

如此粗言出口，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或许是卷发身高气粗的缘故，竟没有人出来指责他。

话说回来，如果人们猜不到卷发在背后轻薄她，她的“下流”二字也算得是出语伤人。

男人，无聊的男人，往往就是利用了女性这种羞怯的心理弱点。

迟小林眼见得姑娘的脸蛋由红转白，两片薄唇在颤抖。

“下流？什么叫下流？我挤你是下流？你挤别人是不是

下流？”卷发仍旧咄咄逼人。

秃顶发话了：“别吵了，都是出门在外的，你是男的，就让她两句行不行？”

“凭什么我就得让她？凭什么男的就得让女的？！”

车站上响起了开车铃声。

车厢里，刚刚安置好行李的旅客都站起来或围过来观战。

卷发越吵兴头越大，只不过此时的主要争吵对象是秃顶。“你倒是给我讲清楚，男人为什么要让女人？！明明是她不对，她不讲理，她先骂我下流我为什么就不能反问她……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骂了你一句下流你受得了么，你会不吭气么！……”

唾沫星子飞溅到秃顶的脸上，一只手似乎随时就要揪住他的衣领。

你何必对我这么大的火气，我又不准备同你在这里吵架，我也不准备同你在这里讨论什么男人与女人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指头已经戳到了秃顶的鼻尖。

迟小林跑了几年快车，还很少见到这样胡搅蛮缠的旅客，遂吼了一句：“吵什么吵！没有卧铺，统统回座位上去！”

火气似乎是冲大家来的，却狠狠瞪了卷发一眼。

片刻的沉默之后，鹅蛋脸很不知趣地率先接茬：“我们是中转上车的，没座位怎么坐？”

迟小林冷冷道：“随你的便。”

卷发挤出身去，边走边道：“这么挤的车，翻了它娘的才好！”

迟小林一句恶言含在舌下：“翻了车先死你！”

人，终于还是陆续散去了。唯有秃顶仍站在台子边，一副笑脸。

列车正通过第一个区段站，节奏砉然。

秃顶这才扔了一支“阿诗玛”下来。

对他刚才的小仗义已略生一分好感，小林接了烟，又借他的火燃着了。

“我也是从东北远道出差的，已经几天没睡一个好觉了。”秃顶倏然又换了一个话题：“你年纪虽然不大，却看得出是个有好些年经验的列车员了，对不对？”

又是恭维！

迟小林含糊答了一句，他对这种恭维早已有些麻木了。

这时匆匆过来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旅客，焦虑道：

“我的皮夹子不见了！”

“什么时候掉的？”小林淡淡问。车上被扒窃的例子太多了，那次出乘，一个公镇企业的采购员一书包的现金被人连锅端了，足足5万块！他随身还有几只豪华的包，包括一只钱箱都没人染指，原以为将钱放在褪了色补了补丁的书包里最不引人注目，上车以后也从未打开过书包，却偏偏是书包不翼而飞了。炊事员小范当时打趣道：

“你碰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小偷，原只敢偷点廉价的吃物用物，却不料发了横财！”

看包房的列车员璐璐则说：“应该把侦察点对准10来岁

的小孩，小孩最喜欢也只敢注意书包，以为里头是玩具小人书什么的。”

乘警从车头忙到车尾，结果是一无所获。以后侦察的结果他没问，大概是很难有结果的，车上的扒窃案最是难破。

眼镜子说是刚刚被窃的，一个黑皮夹，衬里是凤凰图案。钱倒没有，但有车票、工作证、身份证和介绍信，还有一份票汇支票。

秃顶似在为迟小林解脱难管之事：“或许在候车室就被人扒掉了呢！”

“绝对不是！上车前我还拿出皮夹子来验了票的。”

“那就去报告乘警呗，同列车员讲有什么用！”秃顶一脸的不晓得！

“我怀疑……”眼镜的声音忽然低了。“刚才我在这里看吵架，一个穿紫红衬衫的男人紧紧挨着我，我怀疑是他下的手。喏，那个人就坐在那。”眼镜怯怯地朝那边一指。

迟小林看见那穿紫红衬衫的男人正与卷发在下围棋。

秃顶忽然烫了手似的“哟”了一声，又摸了摸另一只口袋，再摸摸衬衣口袋，道：

“我的一只信封套也不见了！”

“信封套里有什么？”眼镜关切地问。

“一张票子，伍拾块钱。”秃顶突然住了口。

眼镜沮丧道：“我情愿用伍拾块钱去换回我的一个证件，该死的扒手！”

这时鹅蛋脸姑娘也快步过来了。秃顶急问：“你也被偷了么？”

“偷什么？我见你们有商有量，是不是卧铺有松动？听讲总有一些空铺是车上支配的，除了面子是一个条件，还需要什么条件可以睡卧铺？”

姑娘够爽直的。她领口的扣子一直是敞着的，那双峰夹峙而出的肉痕具有永恒的诱惑。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秃顶道。“现在到处整顿纪律，列车上也是秉公办事的。”

“看来，你这位先生对所有的未尽人意的现象都能持善解人意的态度罗！”鹅蛋脸的嘴角浮起善意的嘲谑。

秃顶嘿嘿一笑：“怎么讲呢，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位置和工作位置上，都有自己难言的苦处，所以嘛，要学会体谅别人……”

这时列车已经缓缓停站了。这个站并不大，上下车的旅客都很少。

车开之后，眼镜叹道：“没办法了，丢几个证件买个教训，但愿这个好心的小偷别把证件扔到车外去，扔到厕所里去让我捡都行。关键是支票，所幸是填好了收款单位的，一到目的地就去报失。”

眼镜摇摇摆摆地刚走，一个广佬模样的人慌慌张张走了过来，叫道：

“不得了啦，我的一个腰包不见了！”面如土灰，脑门沁汗，越急越磕巴，好一阵才让人听明白。他的一个腰包不见了，里头有5千多块钱人民币，两千多块钱兑换券。

迟小林的眉头蹙紧了，车才走三四十分钟，就接二连三的有人被窃，况且这个广佬一次就被窃了七八千，算得是一

个大案了！问：

“你的腰包放在什么地方的？”

“系在腰上的呀。”广佬做了一个系皮带的姿势。

“系在腰上怎么会不见的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所以我后来就怀疑大概没系在腰上，就去翻检几个行李袋，翻遍了都没有，怎么办哪？”广佬一脸令人可怜的凄苦。

“怎么办，怪你自己马大哈！”迟小林锁上抽屉，准备领他去找乘警小白。

“今日真是出鬼了！”鹅蛋脸道。“连自己钱包都看不住的男人不知道还能看住什么！”

迟小林这会感觉鹅蛋脸姑娘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而优雅，比如她刚才那句话，把“看”念作“kān”而不是像大多数南方人那样念作“kàn”。但凭直觉，他觉得她是个南方籍的姑娘。

这时候，他发现她五官中有哪一官像文殊，大概是鼻子。

秃顶道：“幸好我外头才搁伍拾块钱，所以只被扒走伍拾块钱。”说这话时，秃顶仍然盯着迟小林，脸上还挂着几许讨好的微笑。

本节车厢的列车员胡天波过来了。上个月出乘前，被客运段许段长狠克了一通，原因是留发过长。返家以后即去理发，一再对理发师讲“剪短些”，或许因为他原先留的是长发型，理发师终未能狠心理得更短。解布起身后，他对着镜

子照了照，颇不满意，操起剪子在头顶“嚓嚓”就是两剪，然后“扑通”落座道：“剃光头！剃光头！”

于是顶着个秃瓢似的大光头去上班，当然没忘了带一顶帽子。因天热，在段里接班的时候，他的脑壳依然是敞着的，未料又被许段长看见了，当即挨了一通臭骂，最后连“没改造好”这样的话都出来了。

胡天波心里恨得咬牙，其实他剃光头纯粹是一时意气，并非有意与许段长过不去，当着全组乘务员的面这样训斥他，实在令他受不了。

抬眼望着许段长那个突兀而起上下滚动的喉结，他真恨不得用一把锋利的锯子去锯它，他甚至感受到了一种滴血的快感。

是的，他是劳改过两年，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冤枉的。

许段长当时疾言厉色，叫备班组另派一个人顶班。待许段长走后，女列车长甫湘却对派班室说：“临时叫人，促忙促急的怕也来不及。”依然让胡天波跟班出乘。

此刻，胡天波走进服务台，悻悻道：

“知道么？许大马棒今日跟车回来了！”

迟小林挖苦道：“见你头上的帽子一刻都不敢摘下来，就晓得许段长在你背后。”

“他妈的，我怕他个屁！”胡天波摘下帽子，攒在一边。很利索地，他已将台子上散落的烟全攥在手里了，摊开来吹一口气，八九支烟齐齐摊在巴掌上；很快的，两耳一边夹了一支，手上夹了两支，其余的，巴掌朝外一翻，全都扔到窗外去了。

“他妈的，这种烟也好意思拿出来。”

广佬在一旁等不及了，催促道：“快走吧。”

“到哪里去？”胡天波问。

“你带他去找乘警，他丢了一笔大款子。”车厢里人太多，迟小林不大想动。“我替你看一阵门。”

“找乘警有屁用！”胡天波倚在一边吐烟圈。“找乘警不如找我！”

广佬哀求道：“迟了只怕贼已跑了呀！”

迟小林知道胡天波如今与乘警小白有意见了，以前两人却是好得不得了，胡天波还帮助小白抓过两次小偷。论讲抓小偷的本事，胡天波或许真比小白棋高一筹，那得益于劳改两年拜过两个窃贼高手。小林道：

“你是可以把情况同他谈谈，他在车上抓过几次小偷。”

广佬顷刻从兜里掏出一包未开封的健牌香烟递过去：“拜托了呀！”

胡天波伸手一挡：“在抽！”

广佬撕开烟皮，坚持道：“换一支！”

胡天波不耐烦道：“我抽不惯洋烟，呛人！”

他掉头就走，广佬跟着他进了隔壁的乘务员室。

女列车长甫湘今日当头班，直到现在才到九号车厢列车服务台来，额前一绺发都被汗水浸湿了：

“真是出鬼了，十二号和十三号卧铺都出现同号票，吵得无法脱身，把几个人安排到休息车去了还在唠唠叨叨，结

果又同当二班的人吵起来了，互不相让。”

“是不是有伪造票？”小林问，这种情况以前也碰到过。

甫湘摇摇头道，看不出什么破绽，或许是车站弄重复了。她让小林给她身旁一个中年人补张卧铺票。

这个中年人把一张印有“客运段”字样题头的便笺扔在台子上，抱怨道：

“这么热的天，怎么能让人睡上铺！”

便笺上仅有一句话：“甫、沈二车长，请关照该同志返乘卧铺。”下面是客运段第一副段长朱依娟的签名，字体十分娟秀。

迟小林边开票边想：这就是鹅蛋脸姑娘刚才说的面子，所幸她已经走开了，不然肯定少不了几句牢骚的。

秃顶却一直没离远，立在一边，无所用兴地眺望窗外。

甫湘解释道：“车上的卧铺原本就少，今日又出了岔子，更没法都满足了。过几个站以后，如果有空我们一定给你们换。”

这个解释似乎并未使中年人满意，他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拎起包就朝前面去了。

甫车长微微一笑，随即也走开了。

迟小林感觉到甫车长今日神情特别好，脾气也格外温和，大概是许段长也在车上的缘故吧？甫湘与许段长非同一般的关系，一个时期中，段里传得很盛，话说回来，段里的头头，包括车队长，哪一个身后没有一段甚至几段难辨真假难明究竟或虚或实或俗或雅的婚外恋故事？！即便看似一本正经的女副段长朱依娟也在劫难逃。

客运段从来就是生生不息的桃色新闻的好市场。

甬湘走后，迟小林才忽然想起，应该向她汇报广佬和另两个旅客的被窃案。

他情不自禁地朝那边张望。

卷发与紫红衬衫仍在专心致志地下围棋。他俩的位置离他不过数米，行李架上东西堆得很满，看得出是出远门的。

迟小林蓦然生出个想法：卷发与鹅蛋脸姑娘的吵架是卷发与紫红衬衫设计的一个阴谋！卷发在鹅蛋脸臀后轻薄她，引起争吵，吸引大家的注意，紫红衬衫就趁机扒窃，竟然连连得手！

迟小林为自己这个推断感奋起来，恨不得立刻把这两个家伙的行李统统打开来检查一遍。

胡天波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还在与广佬磨缠个什么！

正欲起身到隔壁去找胡天波，忽见一个白色信套轻巧地飞在台子里侧。

秃顶伸出两个指头在唇边轻轻一嘘，一副行家里手的表情。

迟小林拈起信套轻轻吹开，里头是张伍拾块的票子。

据他所知，这是这个时候这趟车的卧铺“好处费”的适中价码。

这个不屈不挠鬼精鬼灵的秃顶！

A₁

初恋对迟小林来说不尽是甜蜜。后来回想一下，从初恋